

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研究

张国庆 耿俊华 黄玲

【摘要】学生学习投入度正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和质量提升研究关注的热点。本研究以全美大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NSSE)为基础,编制“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量表”,对上海开放大学系统1200多名学生开展调查,探寻成人学生参与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努力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总体一般,且在性别、年龄、学历层次、专业、学习目标清晰度、父母受教育程度、学习与工作的关联度等方面呈现显著差异。在学习投入四个因子上,学生的学术挑战和环境支持总体表现较好,但多元交互表现一般,学习参与表现较差。调查成果可以为开放教育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内涵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NSSE;开放教育;学习投入度

【作者简介】张国庆,管理学学士,上海开放大学徐汇分校副校长,研究方向:成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开放教育、教学团队建设,472732334@qq.com(上海 200030);耿俊华,研究实习员,上海开放大学教务处,研究方向:成人教育学基本原理、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上海 200433);黄玲,上海开放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开放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开放教育研究》(京),2019.4.91~99

一、引言

当前高校质量评估正发生深刻的改变,从原先单纯注重资源投入转向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关注。“大学对学生影响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生个体的努力程度以及投入程度决定的。大学里所有政策、管理、资源配置等都应鼓励学生更好地参与各项活动”(Pascarella & Terenzizi, 2005)。因此,国内外高校质量研究愈发关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调查。其中,全美大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简称NSSE)以注重学生的学习投入和学习收获,具有“国际比较性、学习过程性、教学补充性”(罗燕等,2009)等特点,在诸多高等教育测量工具中脱颖而出,近二十年来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效,为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王世嫒等,2018)。

教育质量是关系开放大学发展的生命线,以过

硬的质量赢得社会的认同是开放大学必须迈过的“坎”(袁雯,2018)。对于开放教育的质量评估,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调查研究更具特殊意义:一方面,开放教育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学生状态与需求对教学活动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开放教育学生大多为成人,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也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但工学矛盾、家学矛盾突出。深入分析和了解这些成人学生群体学习投入度处于何种水平,学习收获如何,哪类成人学生群体学习投入表现较好,可以为提升开放教育质量、扩大开放教育社会影响力、促进终身学习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本研究基于NSSE,尝试结合开放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特点,深入探究开放大学学生的学习投入度,从学生视角解读开放教育的办学质量,探寻成人学生参与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努力程度的差异,总结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程度,为我国开放教育教学质

量提升提供参考。

二、文献研究

(一)概念界定

1. 开放教育

开放教育思想源远流长。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就是最早的开放教育思想。1965年,法国成人教育学家保罗·郎格朗(Paul Le-grand)基于对现代社会的深刻观察与反思,提出应当摒弃传统社会形成的前端结束(front-end)、教育和劳动分离、学习和工作相割裂的教育模式,倡导新型教育观——教育要贯穿人的一生,学习和生活要实现整合、全社会应共同参与教育(高志敏等,2017),其终身教育观念为蓬勃发展的开放教育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1969年,英国开放大学诞生,首任校长克劳瑟博士提出的“教育观念的开放、教育主体的开放、教学时空的开放、教学方法的开放”(王旖旎,2002)影响深远。开放大学作为新型高等学校,是开放教育的重要载体,使有质量、低成本、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得以实现,成为20世纪高等教育的重大创举(袁雯,2018)。

2. 学习投入度

学习投入度是个多维度、多构成的复杂概念,最早出现在心理学研究领域,是影响学生学习成就和坚持度的重要学习特征变量,指学生对学习活动的参与程度及所展现出来的持续积极状态。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学习投入度是行为投入、社会性投入、认知投入和概念一效应性投入的集合体(Sinha et al., 2015)。单纯的行为投入也被称为程序化投入(procedural engagement),主要指个体在校期间参加学业或非学业活动的高度卷入;心理投入包括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即实质投入(substantive engagement),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是影响学习成效的关键(梁云真,2018)。2007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引进NSSE工具开展学情调查后,学习投入度逐渐被赋予教育质量评价的内涵,受到国内高等教育学者的关注。

本研究的“学习”是个泛化的概念,包括学生在学校参与的课程学习、社会实践活动、人际交往活动等。笔者将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定义为学生在

教育活动中的身心参与程度,以及所感知的外部环境对其学习和成长所给予的支持程度。

3. NSSE

全美大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NSSE)是基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教育理论,注重学生学习投入和学习收获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工具(王世嫫等,2018)。NSSE项目采用“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形式,聚焦于学生学习活动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兼顾学校为学生投入学习活动所营造的人文氛围,对改进和提高美国本科教育质量作出了极大贡献(杨立军等,2013)。美国NSSE项目每年会微调或增补某些研究主题,以确保调查结果始终紧跟时代(Kuh,2009)。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罗燕等学者根据社会行为规范及价值观的不同对NSSE测量工具进行了本土化,编制了NSSE-China工具和“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CCSS)”(王文,2018),成为国内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工具。

(二)研究述评

国外关于大学生学习与质量的关系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主要通过调查学生在校教育经历和课程学习进而了解学校的教育质量,其中全国性的调查研究包括澳大利亚的课程满意度调查(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简称CEQ)、美国全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简称NSSE)、英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United Kingdom Engagement Survey,简称UKES)、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洋洲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Australasia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简称AUSSE)、中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NSSE-China)等(陈秀兰等,2019)。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NSSE项目被学术界认可,是美国当前同类研究中项目覆盖范围较广、设计较严密、信息较丰富、影响力较大的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指标。学习投入度的主要理论基础及演变见表一。

大量研究表明,学习投入对学习绩效有积极作用(Birch & Ladd, 1997; Anderson, 1975; 李爽等,2016)。学术界对学生学习投入的研究,也从最初关注时长逐步扩展到专注程度、参与程度、交互情况、外界环境的支持力度等。开放教育作为满足学习需求、提高个人素养、推动教育公平的教育形式,同样

需要研究与关注学生学习投入度。近年来,世界各国对开放大学办学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直接推动学术界对开放大学学生学习特征的研究。本研究以NSSE为理论基础,以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为研究内容,围绕学术挑战、学习参与、多元交互和环境支持四个维度展开调查。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自编问卷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

1. 问卷编制

本研究依据乔治·库提出的学习投入度五大基准和2018年NSSE年度报告的关键指标(NSSE, 2018),在本土化后的NSSE-China工具基础上,结合开放大学学生实际设计了“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问卷”。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户籍、成绩等9题;第二部分为问卷的主体,共25题,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问卷在上海开放大学系统内试测,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963份,回收率为96.3%。

2. 探索性因素分析

笔者对回收的问卷分别进行项目分析、题项相关分析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先后删除第19、25、26、34题。探索性因素分析的KMO系数为0.941,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14448.985($p < 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本研究通过自由探索的方式得出四大因子,总体解释率为62.32%,表明提取的因子可以较好地解释变量的作用。根据理论假设,本研究对四大因子进行命名,对应题项见下页表二。

3. 验证性因素分析

确定初步探索形成的学习投入的四大因子后,本研究在上海开放大学系统发放800份问卷,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共回收问卷777份,回收率为97.1%。根据模型检验标准,绝对拟合指数 X^2/df 的值在5左右,表示模型可以接受;相对拟合指数CFI和TLI越大,且越接近1,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越接近0,绝对拟合指数SRMR小于0.1,表示模型拟合良好。总体而言,该模型拟合较好,学习投入四大因素及其题项分布的结构可以被接受。

4. 信度和效度

该问卷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937,分半信度为0.869。根据检验标准,问卷的信度良好。

本研究通过对问卷各因素得分与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相关系数在0.426至0.900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表明问卷内部的结构高度相关,结构效度良好。

(二)数据收集

上海开放大学实施系统办学,依托政府、行业和

表一 学习投入度理论基础及演变

时间	学者	理论/概念	具体内涵
20世纪60年代	泰勒(Tyler)	任务时间 (time on task)	学生学习投入的时间越多,相应的学习收获越大(Marwin, 1969)
20世纪70年代	佩思(Pace, 1982)	努力质量 (quality of effort)	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时长,更要注重学生的专注程度
1984年	阿斯汀(Astin, 1984)	学生参与 (student involvement)	大学生参与程度直接决定了学习质量和学习收获
1985年	帕斯卡雷拉等 (Pascarella & Terenzizi, 2005)	变化评定模型 (general model for accessing change)	学生认知发展直接受其先前经验、与教师和同伴的交往程度、个人努力程度影响
1987年	汀托(Tinto, 1987)	社会和学术整合 (social and academic integration)	学生与学校的学术和社会整合程度影响学生的学术投入
1991年	乔治·库(Kuh, 2001)	学习投入 (student engagement)	学生投入有效学习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学生如何看待学校对他们学习的支持力度

社会资源在全市设有40余所分校、教学点,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学习支持服务。本研究选取上海开放大学某分校为研究基地,该分校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远程开放教育为主要形式,面向成人开展专科、专升本教育。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上海开放大学某分校学习平台和班级微信群发布为期一个月的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问卷在线调查链接及二维码,共回收问卷1256份。

在参与本调查的学生中,专科生有946人,占75.32%;本科生310人,占24.68%;农村学生占53.66%,城镇学生占46.34%。学生年龄集中分布在18~40岁之间,其中超过3成的被调查者年龄在31~

40岁,18~25岁的占30.3%,41~60岁的占8.28%。

本研究利用SPSS19.0对回收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的差异显著性检验(显著性采用0.05双侧标准)。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学生参与开放教育活动的程度以及所感知的学校对其学习发展所给予的支持力度进行分析。

(一)学习投入度总体特征

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总体平均分为3.1583(见表四),略高于理论平均值,这表明上海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总体一般,还有提升空间。

由表四可以看出,开放大学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表二 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问卷

因素	命名	题项
因素1	学术挑战	10.学期开始时,我会制订本学期的学习目标与计划 11.有不良因素干扰时,我仍能努力学习,不分心 12.我会阅读额外的内容,深入学习在线课程 13.学期末,我会自我评价学习效果并总结学习经验 14.我会尝试在电视、报刊等资源中查找与课程相关的信息 16.如果不了解某个概念,我会通过学习弄明白
因素2	学习参与	15.我撰写过1000字以上的论文、报告或作业的数量 17.我阅读专业课老师指定的参考书的数量(单位:本) 18.我一周7天用于学习(预习、复习、阅读专业书籍或做作业等)的时间(单位:小时)
因素3	多元交互	20.我课堂上与同学合作完成课程任务(小组讨论等) 21.我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或学习小组等与同学交流心得和协作学习 22.我与任课教师讨论与论文或作业相关的问题 23.我能及时得到任课教师或辅导员的指导和解答 24.我课外与老师讨论课程或阅读方面的想法 31.我与学校其他专业的同学交流学习经验、生活体验
因素4	环境支持	27.学校为我的学业成功提供支持帮助 28.我与学校行政人员(包括班主任)的关系(总体上) 29.我对在校学习、生活经历的评价 30.我经常使用信息技术(网络课程、移动学习资源)学习课程和完成作业 32.我获得了系统的专业知识 33.我获得了与工作相关的技能

表三 验证性因素检验结果

χ^2 (卡方)	df(自由度)	RMSEA(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CFI(比较适配指数)	TLI(非规范适配指数)	SRMR(标准化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954.522	183	0.074	0.916	0.904	0.045

表四

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的不同因素差异检验

检验变量		平均值	自由度	t/F	P	事后检验
性别	男	3.2411	1254	3.522	0.000	
	女	3.1133				
年龄(岁)	小于18	2.8889	1255	12.517	0.000	2 < 4, 2 < 3, 2 < 5, 3 < 5
	18-25	2.9689				
	26-30	3.1928				
	31-40	3.2502				
	41-50	3.3694				
	51-60	3.1619				
学历	专科	3.1293	1254	-2.916	.004	
	本科	3.2467				
父母教育背景	父母均受过高等教育	3.3165	1255	4.581	0.003	1 > 2, 1 > 4
	父亲受过高等教育	3.1698				
	母亲受过高等教育	3.1740				
	父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3.1229				
专业与工作 关联度	比较相关	3.2936	1254	9.075	0.000	
	基本无关	2.9851				

在性别、年龄和学历层次上均呈显著差异,男性学习投入度显著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受社会传统意识和女性价值规范的影响,女性群体面临较突出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冲突,使男性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高于女性。25岁以下学生学习投入度显著偏低,41~50岁学生学习投入度显著偏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习者的学习投入度总体呈“低-高-低”趋势,且本科学生的学习投入度显著高于专科学生。此外,父母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学习投入度呈显著差异。其中,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的学习投入度远高于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这说明家庭因素是影响学生学习投入的重要因素,学校应关注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为其学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此外,就读专业与工作相关的学生学习投入度显著高于专业与工作无关的学生。

(二)学术挑战总体表现较好

富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学习对学生学习和教育质量至关重要。本研究的“学术挑战”指要求学生进行复杂的认知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数据显示,开放大学学生的学术挑战因子平均得分为3.1928,略

高于学习投入度的总体得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术挑战”因子分析结果表明,41~50岁学生学术挑战得分为3.5101,远高于18~25岁学生的平均得分2.9611。根据下页表五可知,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学术挑战得分明显偏高,且长远而清晰的目标更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学习投入。目标清晰的学生可能更主动地寻求学习策略,掌握有效学习策略的学习者能在阅读中鉴别关键信息,课后复习笔记,及时总结学习内容。研究发现,学期开始时,78%的学生制订学期学习目标与计划,超过79%的学生在学期末会对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并总结学习经验。

综上可知,41~50岁之间、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的学术挑战因子的投入总体表现突出,部分学生重视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但学习策略掌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教师了解这些学习策略并有意识引导,可以帮助学生实现有效学习和取得学业成功。

(三)学习参与表现较差

“学习参与”因子既包括学习时间的投入,也包括精力的投入。数据显示,开放大学学生的学习参与因子的平均得分为2.1606,是四个分析维度中得分最低的。18~25岁及51岁以上学生学习参与度

表五

开放大学学生学术挑战的不同因素差异检验

检验变量		平均值	自由度	t/F	P	事后检验
专业	空缺	3.1894	1255	2.075	0.024	1 < 8, 3 < 8, 4 < 8, 5 < 8, 6 < 8, 7 < 8, 9 < 8, 10 < 8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3.2500				
	机械电子工程	3.3148				
	工商管理	3.2300				
	计算机类专业	3.1586				
	行政管理	3.1660				
	会计	3.1197				
	商务管理	3.1036				
	家政服务与管理	3.6620				
	其他	2.9615				
	物流管理	3.0000				
学习目标	长远清晰	3.4168	1255	52.667	0.000	1 > 2, 1 > 3, 1 > 4, 1 > 5, 2
	近期清晰	2.9718				
	长远模糊	2.6694				
	近期模糊	2.6722				
	不明确	2.5749				

较低,41~50岁学生得分明显较高(见表六)。

学习时间投入是学习投入度的最基本指标。调查发现,60%的开放大学学生一周学习时间为1~4小时。9.3%的学生一周用于预习、复习、阅读专业书籍或做作业等的时间为10小时以上。在家庭生活和在工作之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需要学生有坚毅的品质。

学习不是被动灌输,积极投入和对课程材料的分析能促进学习。调研显示,超过25%的学生过去一年阅读的参考书在5本以上。其中,6.53%的学生阅读了10本以上。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分类”的学士型一多学科大学(Bac/Diverse)学生阅读专业书籍5本以上的占75%。由此可知,开放大学学生专业书籍阅读数量仍有提升空间。

开放大学学生在“学习参与”指标的总体表现较差,尤其是专业书籍阅读数目和时间投入。

(四)多元交互表现一般

“多元交互”因子旨在测量学习者与教师、同学合作学习及协作学习的投入程度。调研显示,开放大学学生多元交互因子的平均得分为3.0660,低于学习投入度的平均得分。比较不同专业学生交互方面的平均分可知,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计算机类、家政服务与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多元交互得分显著较高,且学生成绩排名越靠前,多元互动的得分越高(见表七)。

与同伴协作解决问题、攻克学习难点,能加深知识理解,为成人学生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途径。参与课堂提问或课堂讨论、参加小

表六

学生学习参与的不同因素差异检验

检验变量		平均值	自由度	t/F	P	事后检验
年龄(岁)	小于18	2.5000	1255	7.190	0.000	2 < 3, 2 < 4, 2 < 5
	18-25	2.0184				
	26-30	2.2379				
	31-40	2.2032				
	41-50	2.2559				
	51-60	2.0667				

表七

开放大学学生多元交互的不同因素差异检验

检验变量		平均值	自由度	t/F	P	事后检验
专业	空缺	3.0821	1255	4.407	0.000	1 > 3, 1 > 5, 1 > 6, 1 > 7, 1 > 9, 3 > 6, 3 > 7, 3 > 8, 4 > 5, 4 > 6, 4 > 7, 4 > 9, 5 > 7, 5 > 8, 6 < 8, 7 < 8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3.3682				
	机械电子工程	3.0988				
	工商管理	3.0847				
	计算机类专业	3.2325				
	行政管理	3.0233				
	会计	2.9284				
	商务管理	2.7961				
	家政服务与管理	3.3704				
	其他	2.6538				
	物流管理	2.9583				
成绩排名	上游	3.5438	1255	35.619	0.000	1 > 2, 1 > 3, 1 > 4, 1 > 5, 2 > 3, 2 > 4, 2 > 5, 3 > 4, 3 > 5
	中上游	3.1654				
	中游	2.9191				
	中下游	2.5161				
	下游	2.2037				

组项目、请教学习难点、向同学解释学习难点及考前一起复习功课等都是协作学习活动。调查发现,开放大学学生在课堂参与合作学习的机会较多,78.5%的学生有合作完成课程任务或小组讨论的经历,21.5%的学生很少参与课堂小组讨论或合作完成任务。因此,教师应设计合作学习任务,鼓励较少参与合作学习学生,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

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 Bok)曾指出,“真正影响教育品质的事发生在大学课堂,师生互动的教学情景中”(史静寰,2009)。开放大学学生与教职人员在课堂内外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经历,是学生逐渐掌握科学思维方式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途径。调研显示,83.76%的学生经常能得到任课教师或辅导员的指导和解答,学生遇到困惑时能得到教师的指导,可减轻学习孤独感,提高学习兴趣,更积极地投入学习活动。

调研显示,32%的学生经常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或学习小组等与同学交流心得和协作学习;24.52%的学生很少使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协作学习。除同伴交流外,师生良性互动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培养及学业保持也有积极影响(龙琪,2016)。然而只有少数开放大学学生与任课教师讨论课业问题,调查显示,

经常与教师讨论的学生仅占23.63%,三分之一的学生课外并未与老师交流过课程或阅读方面的想法。教师对学习内容的设计、对学习活动的引导和学生学习投入密切相关。开放大学教师应注重教学互动,注重对学生发散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堂内外的交流,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 and 未来发展相联系,使学生真正感到学有所获,能学以致用,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度。

(五)开放教育环境支持较好

学习投入不仅包括学生的投入、教师的投入,促使学生表现出高效融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还表现在环境投入上。倪士光等(2011)认为,学习投入可以使学生有较高的学校认同感。因此,支持性校园环境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也是衡量学习投入度的重要指标。以学生为中心的院校常支持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包括认知层面、社会层面和体能层面。这些能使学生表现更好,满意度更高。该项指标关注的是学生对学校支持其学习和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和活动的感受。调查显示,开放大学学生“环境支持”因子平均得分为3.7150,是四个维度中平均得分最高的。其中,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与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得分显著偏高,90.93%的学生认为学

校为其学业成功提供了支持和帮助,76%的学生对学校的整体学习感受较好。

与普通高校相比,开放大学学生的学习背景差异较大,深受工学矛盾、家学矛盾困扰,更要求学以致用,更迫切需要学校提供学习支持。开放大学校园环境为其提供多方位的支持服务,包括灵活开放的学习管理制度,学分积累、认定和转换,弹性学制、混合式教学模式等,极大地拓展了学习的时空。调查显示,93.32%的学生使用过信息技术(网络课程、移动学习资源)学习课程和完成作业。

因此,开放大学学生对“环境支持”指标总体评价较好。开放大学学生来源多样,学生群体异质性明显。由于工作以及家庭方面的原因,他们的学习投入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开放大学应在保证专业建设和教学的前提下,制定灵活开放的学习管理制度,为学生学习投入提供制度保障。

五、讨论与反思

开放大学的办学质量和社会评价主要取决于学生的专业发展和学习水平,而学生在学期间的专业提升和学习收获一定程度上由学习投入度决定。提升学生学习投入度是开放大学提升办学质量、实现内涵发展的迫切需要。本研究对开放大学学习者学习投入开展调查,以期为学校办学提供帮助。

(一)对研究工具的反思

目前国内外关于大学生学习投入度的研究虽然已有较成熟的评测工具,但这些工具的推广和使用需建立在一定区域高等教育高度同质性的基础上,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将其解释为“大学同构现象”,也就是说,某个领域的各个组织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像(凯文·凯里,2017)。然而,开放大学有其独特性,在转型发展中更强调与普通高校“错位发展”。因此,学习投入度研究如果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测量指标完全趋同于普通高校,那么研究结果很可能缺少开放教育的生命力。本研究对本土化NSSE的部分指标进行修改补充,所形成的问卷仅限于对开放大学学生混合式学习进行自我报告式调查,尚缺少网上学习平台相关数据的支撑,后续研究可更全面地分析开放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特点,对学

生线上学习行为投入进行实时测量(李爽等,2016),对四个维度的具体测量指标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开放大学不同专业、年龄段的学生开展案例研究,为针对性地开展学习材料设计与制作提供依据,避免教学活动设计的主观性。

(二)对研究结果的反思

研究显示,学习投入度表现较好的群体年龄集中在41~50岁,他们有清晰的学习规划,主要是家政服务与管理、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投入度各因素得分普遍偏低的群体集中在22岁以下,他们学习目标不够清晰,多属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群体。今后研究可以对这两部分群体进行比较研究,深入挖掘开放大学学生学习投入度的影响因素,为开放大学办学质量提升提供依据。

开放教育的优点在于为学习者提供灵活的线上学习平台,但实践中这项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调查对象中,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经常参与合作学习,相当多的学生不习惯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协作学习。今后的教学应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注重开放教育学习平台功能设计的实用性及资源获取的便捷性,不断更新课程资源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的学习投入度远高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学生。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学习经历总体表现出与家庭背景一致的“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秩序性特征(周菲,2016)。开放教育能为想接受高等教育的成人学习者提供入学机会,但如果学习者承受工学矛盾和家学矛盾之余,仍无法突破原生家庭背景的分层,必然会动摇学生的学习信念,阻碍学业的顺利完成。开放大学应更加关注家庭背景效应的发生机制,尝试弱化“结构再制”效应,实现开放教育的社会价值。

美国NSSE调研常模中学士型-多学科大学生一年阅读参考书五本以上的超过四分之三,而本次调研中仅为四分之一,这值得反思。开放大学学生与全日制学生相比在时间和精力投入上阻力较多,但对专业领域经典书籍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读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建议将专业领域书籍阅读数量纳入学业考核标准。研究表明,学生学习具有显著的绩

效导向特征,而非内容导向(李爽等,2016)。因此,如何识别真正有效的学习投入指标,将其纳入学业评价体系,有效地考核学生,从而更好地激励和促进学生投入,仍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Anderson, L. W.(1975). Student involvement in learning and school achievement[J]. Californi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6(2): 53-62.

[2]Astin, A. W.(1984)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25(4): 297-308.

[3]Birch, S. H., & Ladd, G. W.(1997). The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children's early school adjustment[J].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5(1): 61-79.

[4]陈秀兰,陈曦,刘远芳,徐学荣,石德金(2019). 基于NSSE-China调查的高校学生学习投入研究综述[J]. 大学教育, (3):9-14.

[5]高志敏,朱敏,傅蕾,陶孟祝(2017). 中国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知”与“行”的重温与再探[J]. 开放教育研究, 23(4):50-64.

[6]Kuh, G. D.(2001). Assessing what really matters to student learning: Inside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J]. Change, 33(3): 10-17.

[7]Kuh, G. D.(2009).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J].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141): 5-20.

[8]凯文·凯里(2017). 大学的终结:泛在大学与高等教育革命[M]. 朱志勇,韩倩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51.

[9]李爽,王增贤,喻忱,宗阳(2016). 在线学习行为投入分析框架与测量指标研究:基于LMS数据的学习分析[J]. 开放教育研究, 22(2): 77-88.

[10]梁云真(2018). 基于量规的同伴互评对在线学习认知、情感投入度及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 (9):66-74.

[11]林婉婷(2003). 开放教育使命:让更多人得到高质量教育[J]. 开放教育研究, 9(6):9-11.

[12]罗燕,海蒂·罗斯,岑逾豪(2009). 国际比较视野中的高等教育测量:NSSE-China工具的开发:文化适应与信度、效度报告[J]. 复旦教育论坛, 7(5): 12-18.

[13]龙琪(2016). 剖析美国《全国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及其变化[J]. 高教发展与评估, 32(1): 54-65.

[14]Merwin, J.C.(1969). Historical review of changing concepts of evaluation[A].In R. L. Tyler(ed.), Educational Evaluation: New Roles, New Methods: The Sixty-Eighth Yearbook of the Na-

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art II [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倪士光,伍新春(2011). 学习投入:概念、测量与相关变量[J]. 心理研究, 4(1):81-87.

[16]NSSE(2013). A fresh look at student engagement-annual results[DB/OL].[2019-04-20]. Indiana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stsecondary Research.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444450.pdf>.

[17]NSSE(2018). Annual results[EB/OL]. Indiana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stsecondary Research, http://nsse.indiana.edu/html/annual_results.cfm,2019-03-12.

[18]Pace, C. R.(1982). Achievement and the quality of student effort[C]. Paper Presented at a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3-40.

[19]Pascarella, E. T., & Terenzizi, P. T.(2005).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A third decade of research[Z].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602.

[20]Sinha, S., Rogat, T. K., Adams-wiggins, K. R., & Hmelosilver, C. E.(2015). Collaborative group engagement in a computer-supported inquiry learning enviro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10(3): 273-307

[21]Tinto, V.(1987)Leaving college: Rethinking the causes and cures of student attrition[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史静寰(2009). 关注学习过程研究学习性投入[N]. 中国教育报, 2009-11-24(10).

[23]王文(2018). 中国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内涵变化和测量改进:来自“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CCSS)的探索[J]. 中国高教研究, (12):39-45.

[24]王世嫫,陈英敏(2018). 2000-2016年“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年度报告解析及其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 45(6): 41-54.

[25]王旖旎(2002). 开放教育:方兴未艾的教育实践[J]. 中国远程教育, (7): 11.

[26]杨立军,韩晓玲(2013). 大学生学习投入变化趋势及特征:基于校内追踪数据的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 (5):46-52.

[27]杨向东(2007). 教育测量在教育评价中的角色[J]. 全球教育展望, 36(11): 15-25.

[28]袁雯(2018). 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开放大学:目标内涵与行动策略[J]. 开放教育研究, 24(3): 12-18.

[2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9-01-29].<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list/201407/xxgk171904.html>.

[30]周菲(2016). 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经历[J]. 高等教育研究, 37(7):61-71.